

冰心传

卓如

BINGXIN ZHUAN

冰心传·卓如著·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冰心传

冰心传·卓如著·上海文艺出版社
BINGXIN ZHUAN

卓如

责任编辑：官 玺

封面装帧：袁银昌

冰 心 传

卓 如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7.5 插页 6 字数 373,000

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100册

ISBN 7-5321-0511-3/K·21 定价：6.80元



作者像(1923 年秋摄于美国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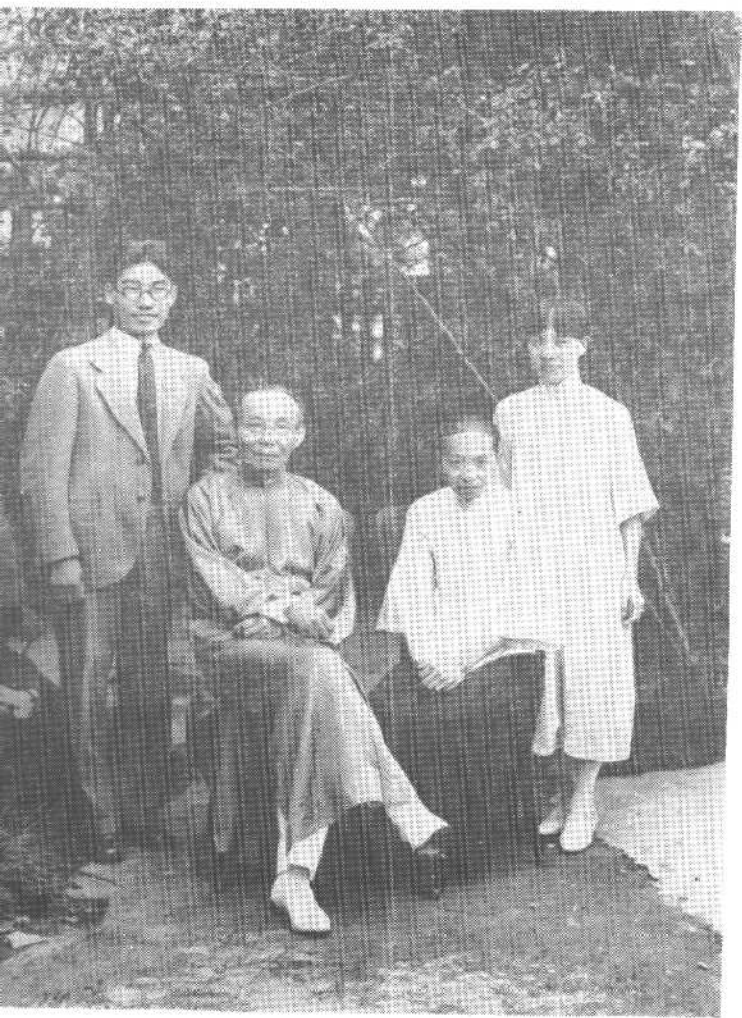
祖 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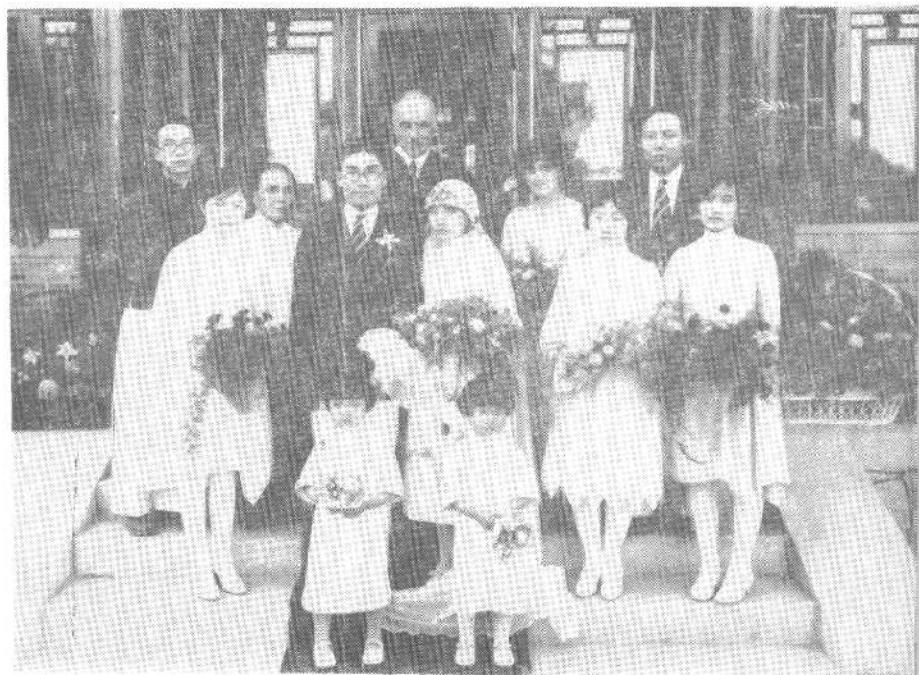
与父亲及大弟为涵在一起（1908
年摄于烟台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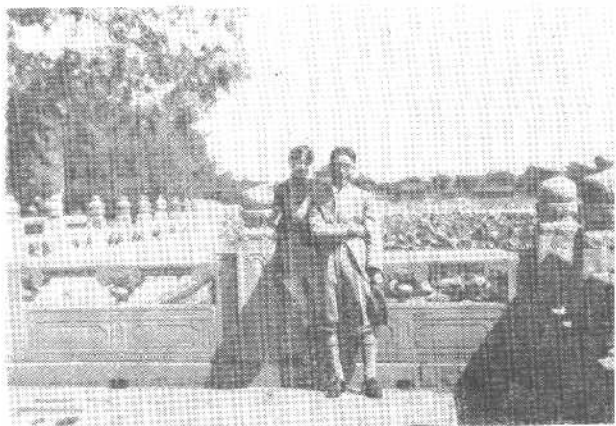
与母亲及三弟为楫在一起(1918年摄于北京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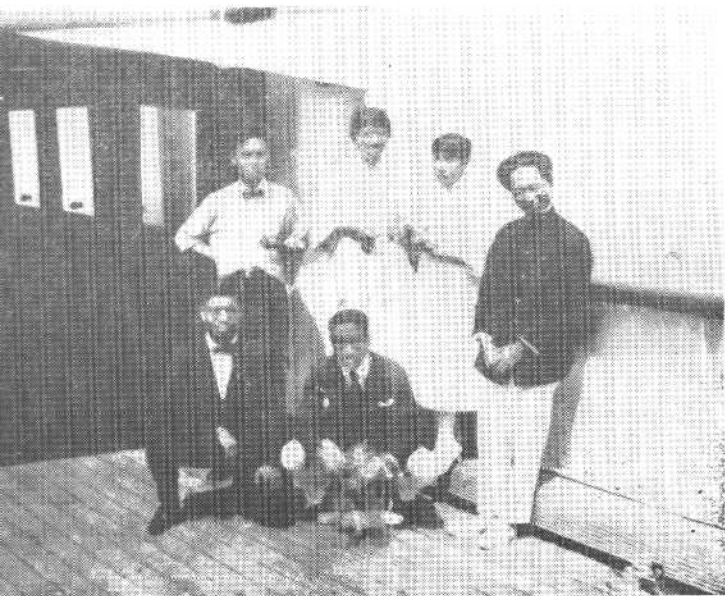
与父母及吴文藻博士在上海（1929年）



与吴文藻博士结婚时合影。第二排右一江尊群、右二陈意，左一刘纪华；第三排左一二弟为杰、左二舅母、左三司徒雷登、左四包贵思，右一萨本栋（1929年）



三十年代与吴文藻博士在西山卧佛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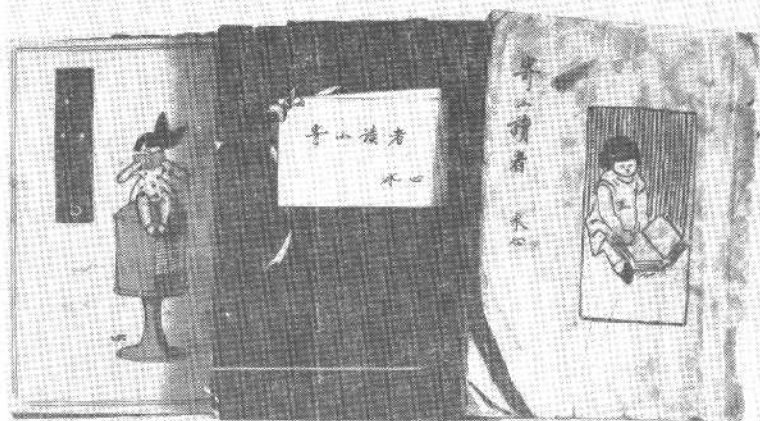


与许地山(右一)、陶玲(右后三)等合影(1923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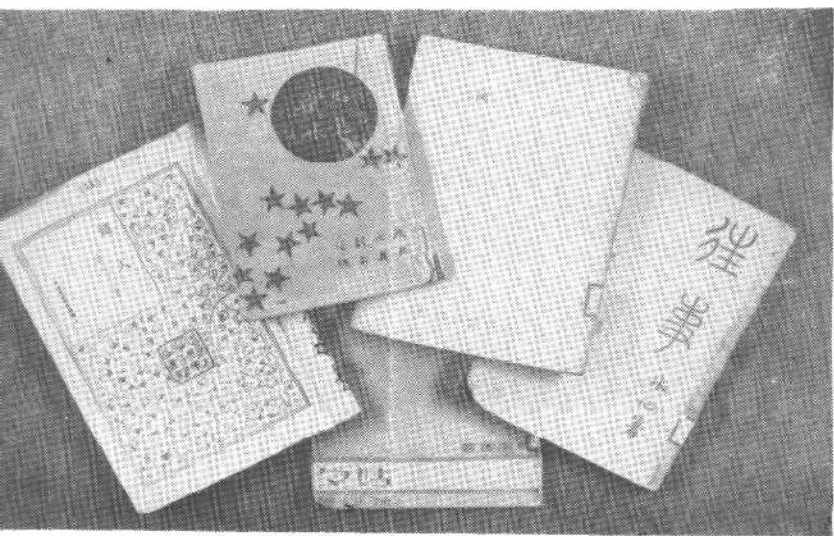
1949 年在日本



全家合影(1949 年元旦在日本东京)



部分著作书影



《冰 心 传》序

卓如同志：

信早收到，我指的是您写给冰心大姊要她找我为传记作序的那封信。对您我并不感到陌生，我在北京医院大姊的病房里见过您，即使我们没有机会交谈，可是我经常听见大姊和家人讲到您，知道您在搜集资料，为她编全集写传记。大姊对孩子们开玩笑说：“有些事你们不知道，可以问卓如。”拿起大姊转寄来的厚厚一叠《冰心传》翻了翻，我也不得不佩服您这个“冰心通”。您唤起我数不清的回忆。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事情。我们喜欢冰心，跟着她爱星星，爱大海，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，找到失去的母爱。我还记得离家前的那个夏天满园蝉声中我和一个堂弟读着《繁星》，一边学写“小诗”。这些小诗今天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，虽然我就只写了十几二十首。我不是诗人，我却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我的前面，我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。

给您回信并不是困难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互相了解，一位诗人和她的作品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。您写的我已熟悉，您讲的我也知道。不用翻阅您寄来的厚厚的印张，我早已回到六、七十年前温暖的梦中。我有那么深的感情，和那么多的回忆！为

《冰心传》作序，我担心病中无法从容构思，写不出像样的序文，但是我又不能交一份白卷，因为我有责任为我那一代人表态。我不敢一口答应，也不愿一口谢绝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热浪袭击上海，我坐立不安，度日如年，无法动笔，又不能搁笔，感到进退两难，忽然看到大姊写给香香的信，短短的一句：“也只要几句真话！”这是对我说的。我明白了。的确有几句真话我非讲不可。

冰心大姊不过比我年长四岁，可是她在前面跑了那么一大段路。她是“五四”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，我只是这运动的一个产儿。她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，到今天还不肯放下笔。尽管她几次摔伤、骨折，尽管她遭逢不幸、失去老伴，她并不关心自己，始终举目向前，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继续献出自己的心血。虽然她有很长的写作经历，虽然健在的作家中她起步最早，她却喜欢接近年轻读者，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汲取养料。

她这个与本世纪同年龄的老作家的确是我们新文学的最后一位元老，这称号她是受之无愧的。但是把“老”字同她连在一起，我又感到抱歉，因为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，她的思想更敏锐，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。我劝她休息，盼她保重，祝愿她健康长寿。然而在病榻前，在书房内，靠助步器帮忙，她接待客人，答复来信，发表文章。她呼吁，她请求，她那些真诚的语言，她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，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，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熟习的忠诚、老实的人民。她要求“真话”，她追求“真话”，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，她还用自己做榜样鼓励大家讲“真话”，写“真话”。我听说有人不理解她用宝贵的心血写成的文章，随意地删削它们。我也

知道她有些“刺眼的句子”不讨人欢喜，要让它们和读者见面，需要作家多大的勇气。但是大多数读者了解她，大多数作家敬爱她。她是那么坦率，又那么纯真！她是那么坚定，又那么坚强！作为读者，我不曾上当受骗；作为朋友，我因这友谊而深感自豪。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！我可以说：她永远年轻！

思想不老的人才永远年轻！

冰心大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她的传记就是一本读了使人感到永远年轻的书。

巴 金

一九八八年七月廿八日上海

能爱才能恨

——为“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”而作

萧 乾

我也喊过旁人“大姐”，但冰心才是我货真价实的大姐，因为我开始这么喊时，她不但头上没有一根白发，而且还留着木梳背儿呢！那是将近七十年前了，当时我同她弟弟冰季（为楫）一道在北京崇实小学读书，冰季把我带到他在中剪子巷的家。可以说，不但在文艺界，就是在人世间，像冰心大姐这样老的关系我再也没有了。如今她的两个先后跟我同过学的弟弟不幸都已相继去世。每当她泛着慈祥的微笑握我的手时，我感到自己真是她的弟弟了。

尤其难得的，是这七十年间，我们没断过关系。她在燕京大学教书时，我正在那里读书。我没上过她的课，却是吴文藻老师的学生。所以她既是我的大姐，也是我的师娘。1957年当她也被在报上点了名时，我忘记了自己当时的遭遇，一直在为她捏把汗。

“五四”以来，冰心大姐的《寄小读者》、《超人》、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的艺术成就，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评，无需我来饶舌，更用不着我为她在现代文学史上摆位子。不少文章称赞她为人

善良、正直、对人热情，也用不着我来锦上添花。在我心目中，她完美得够得上一位“圣者”。

五十年代，甚至直到七十年代，冰心大姐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，也是领导指到哪儿就走到哪儿，只求当个螺丝钉，当个驯服工具。1969年，绝对属于“老弱病残”的冰心大姐，也乖乖下湖北农村去从事劳动锻炼。她在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452高地第五连一个班里，还由于劳动出色而受过表扬。1970年的一天，当大队长在会上夸奖她劳动得如何如何好时，我听了很不是滋味。那时，已交七十岁的她，就是那样一声不响地叫干啥就干啥。

八十年代是反思的年代。反思并没有年龄限制。经过十年浩劫，青年人反思，中年人反思，老年人也在反思。反思之后的表现却不大一样。极个别的，仍旧向往姚文元的老路；也有少数消极鬼混。但绝大多数对民族的前途并未丧失信心，只不过他们不再相信连声高呼“形势大好”，形势就会大好起来。他们不再认为仅仅当个驯服工具就够了。他们要走出教条主义之塔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不怕风险，敢于干预生活。

知识分子这个词儿在中国用滥了，仿佛只要读过几年书，领到过张把文凭，就是知识分子了。记得《读书》上有篇文章澄清过这个问题。知识分子不只是闭门埋头搞自己的业务的人，还应该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良心。

在这一点上，八十年代的冰心大姐，还有巴金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光辉代表。尽管她年奔九十，腿脚也不利落了，然而她不甘于躺在自己已有的荣誉上。不，她的笔片刻也没停过。在热情扶持青年创作之余，她仍在写着其重要性绝不亚于《寄小读者》或《超人》的醒世文章，如《我请求》、《万般

皆上品》、《介绍三篇小说和三篇散文》、《〈孩子心中的文革〉序》。她声嘶力竭地为中小学教师呼吁，毫不犹豫地谴责“文革”。从她管“孙子楼”叫“鬼楼”这一点，可以看出她对社会上特权现象的深恶痛绝。一位编辑曾对我说：“冰心老太太的文章好是好，就是烫手……”这就是说，她不写那种不疼不痒的文章。她的文章照例不长，可篇篇有分量。在为民请命、在干预生活上，她豁得出去。

读过《寄小读者》的人，都知道冰心大姐的哲学，中心是一个“爱”字。她爱大海，爱母亲，爱全国的小朋友。她更爱咱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。那是她在历代圣贤以及泰戈尔的影响下形成的哲学。只有真地爱了，才能痛恨。

冰心大姐深深地爱咱们这个国家，这个古老民族，这个党，所以对生活中一切不合理的现象才那么痛恨。

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，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。那些满足于现状、维护现状、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，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。其实，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，只是他自己：他的地位、权势和既得利益，因而才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，那么熟视无睹。不能恨的，根本也不能爱。

老年知识分子当中，还有冰心大姐这样敢于讲点不中听的话的作家，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。她永远不老，她那支笔也永远不老，因为她的心紧紧贴着人民大众。

1988年7月12日